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講理學官場崇節儉

卻說拉達將參案底稿取出，過道台接在手中一看，只見上面自從撫院起，一直到佐雜以及幕友、紳士、書吏、家丁人等，一共有二□多款，牽連到二百多人。一時也看不清楚，只好拿在手中，告辭回去，約明過日再送回信。出門上轎，並不及回公館，一直上院，見了中丞，稟知一切，將底子呈上。劉中丞也不及細閱，單揀與自己關係的事，細細注目著了一回，其餘只看一個大略。看罷，隨手往桌上一擦，說道：「到底他們定個甚麼意思？」過道台又把欽差意思想要二百萬的話說了一遍。劉中丞道：「我情願同他到京裡打官司去！他要這許多，難道浙江的飯都被他一個吃完，就不留點給別人嗎？他既要錢，我自然有我的法子，暫且把他攔起來，不要理他。至於底下的化費，頭兩萬銀子，尚在情理之中，明天你到善後局去領就是了。」說完送客。過道台不得頭腦，只得回家，幸喜「寫了憑據的二萬頭，中丞已允，卸了我的干係。別事『見風使帆』，再作道理」。誰知一歇三天，拉達聽聽無信，只得自己過來拜訪過道台，探聽消息。過道台無奈，又把中丞的話說了。拉達賽如頂上打了一個悶雷似的，歇了半天，無精打彩而去。回到行轅，正欽差亦在那時眼巴巴的望信哩。拉達只得據實告訴。正欽差發了脾氣，一定一個錢不要，吵著行文給巡撫，問他辦的人怎麼樣了，立刻就要提審。這個風聲一出，合省的官嚇毛了。司、道上院商量辦法。劉中丞道：「不要說只參得二□來款，就是再多些，既然開了盤子肯要錢，那事就好辦了。現在查辦的事，兄弟不必說，一省之主，樣樣都關到的，就是諸位也有一大半在內。這個兄弟都不著急，橫豎有錢替我們說話，替我們彌補。但是要的少些，我們還好應酬；如今一開口就是二百萬，我們答應了他，設或他沒有替我們弄好，再被御史一參，又派上兩個欽差，倒要我們二千萬，難道亦應酬他嗎？為今之計，只好攔起他們來。有甚麼話，我同他幾個一塊兒到京裡去講。」

列位看官須知：劉中丞的意思，原想借著不理他，等他自己收篷，可以少拿幾個。誰知欽差不認這筆帳，仍舊用他的「只拉弓，不放箭」的手段。眾官一齊著急。劉中丞也知事情弄僵，但是面子上不能不做好漢，嘴裡雖如此說，心上甚是盼望事情早了。藩、臬兩司仰體憲意，面子上再三解勸，連稱：「求大人息怒。……顧全大局要緊。欽差那邊，就托過道台前去磋磨，能得少些，自然極好；倘若不能，由司裡出去傳諭他們被參的，這筆錢應得大眾公認，斷無要大人操心之理。」劉中丞道：「既然你們諸位膽子小，一定要如此辦，我又何必從中阻撓，叫你們為難。如今讓你們去辦，辦好辦歹，統通與我無干。現在的世界，這個官還好做嗎！等到事情一了，那個不告病的？」司、道一齊說道：「司裡、職道見識有限，凡事總還求大人教訓。」中丞也不答言。藩台又回道：「等司裡下去通知過道，就好開議。聽說欽差要緊回京，我們也樂得早了一天好一天。」劉中丞道：「你們斟酌去辦罷。」於是司、道一齊退出。

當時藩台便親自拜會過道台，把個擔子統通交付了他，又把自己的事情再三相托。過道台聽了非常之喜，立刻去關照拉達。拉達又稟知欽差。欽差巴不得事情有了挽回，登時應允，限五天之內稟復。拉達出來又說給過道台，說：「老師叫你趕緊去辦。」等到過道台到家，官場早已得信，門口的轎子已經排滿了。有些府、廳、州、縣老爺們都落了門房；幾個佐雜都朝著門政老爺作揖磕頭，求他在大人跟前吹噓。其時巡撫檄調的都已到齊，也有撤任的，也有撤差的，有的已交首縣看管，自己不能來，只好托了人來說情的。所以這天自下午到半夜，過道台公館裡一直沒有斷客；而且有些人見不到，第二天起早再來的。真正合了古人一句話，叫作「臣門如市」。還有些接連來了好幾天，過道台不見他，弄的沒法，只好托了別位道台寫信代為說項。又過上兩天，外省的電報信也打來了，連信連電報，足足積了一尺多高。這兩天過道台請假，不上院，也不到局裡辦公，專門清理此事。趁空便去同拉達商量。他的人雖忠厚，要錢的本事是有的。譬如欽差要這人八萬，拉達傳話出來，必說□萬，過道台同人家講，必說□二萬，他倆已經各有二萬好賺了。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一連鬧了幾天，欽差限期已到，拉達來討回信。他說：「頭緒紛繁，斷非一時能了，務托代求展限數天。」拉達回去，欽差應允。這幾日把個過道台忙的晝夜不寧，茶飯無定。有的應得硬做，有的應得軟商，面子上全是他一個，暗裡卻是拉達，又添了副欽差的一個心腹，兩人作主。

正是光陰似箭，又過了好幾天，過道台這裡大致方才就緒。有些拿得出錢的，早已放心膽大，曉得可以無事；就是得點處分，也不過風流罪過，不至於掛誤功名。撤差的就可得差，撤任的還可回任。這都是拉達所說，由過道台傳話出來的。至於那些拿不出錢的人，欽差自然不肯拿他放鬆，他自己也預備參官問罪。到了期滿的這一天，大家早已死心塌地的了。

大致停當，拉達回過正欽差，來的時候如何辦法。正欽差早把打好的主意告訴了副欽差。副欽差的官雖然比正欽差小些，然而論起科分來，他入翰林比正欽差早□年，的確確是位老前輩。做京官的最講究這個。他面子上雖然處處讓正欽差在前頭，然而正欽差遇事還得同他商量，不敢僭越一點，恐怕他擺出老前輩的架子來，那是大干物議的。且說這副欽差連日看見拉達鬼鬼祟祟的到正欽差屋裡回話，他便趕過來聽，等到他來了，師生二人又不說了，因此心上大為疑惑，便向正欽差發話道：「怎麼這些隨員當中，只有拉某人會辦事？」正欽差支吾道：「不過為他還活動些，二來人頭也熟。」副欽差道：「事情太多，怕他一個人忙不了，我明天再派一個人幫他去辦。公事大家都得做，還好分彼此嗎？」正欽差不便駁他，只得答應著，說：「如此甚好。」這派的卻就是他的心腹。因此內裡有了他二人作主。

閑話休題，言歸正傳。單說正、副兩欽差曉得大致已妥，便傳諭隨員們，把不出錢的人，甚麼候補知縣、佐貳太爺們，以及紳士、書吏，提了幾□個到欽差行轅，叫這些隨員老爺們逐日分班問案。有該用刑的地方，絲毫不徇情面，該打的打，該收監的收監，好遮掩人家的耳目。如此者又有七八天。等到這邊的人證問齊，那邊過道台經手的銀子也就送到了。正、副兩位欽差，一面督率隨員，查照原參各款，分別清理。那個應該開脫，那個應該參辦，雖早有成竹在胸，只因頭緒紛繁，斷非一二月所能了事，因此又擬議了七八天，方才定案。等到案定之後，他二人的贓款也就分完了。面子上雖然一樣，畢竟正欽差有兩位門生幫忙，自然要多沾光些；副欽差要錢的心雖亦難免，幸虧他素以道學自命，面子上總要做得□二分清廉，而且拿不著人家的破綻，也只得罷手。公事完畢，方才出門拜客，便是將軍請，巡撫請，學台請，司、道公請。又逛了兩天西湖，接連忙了幾天，卻也不得閑空。

一日，副欽差坐在行轅內，忽然巡捕官上來回，說是府學老師稟見。副欽差一看名字，幸虧記得這老師不是別人，乃是老太爺當年北闈中學一個鄉榜同年。老太爺中的第九名，這老師中的第八名。副欽差是幼乘庭訓，由老太爺自己手裡教大的。老太爺發解之後，就把這科的文章，從第一名起，一直頂到第□八名，所有的闈墨，統通教兒子念熟，還說：「應試正宗，莫妙於此！」後來老太爺會試多次，始終沒有會上，在家裡教教館，遂以舉人而終。等到副欽差服滿應試，年紀不過二□歲。頭場首藝，全虧套了這位老年伯的墨卷調頭，居然也中鄉魁。次年連捷中進士，欽點主事，簽分吏部；吏部人少，容易補缺。後又考取御史，傳補到班。過了幾年，升給事中，由給事中內轉九卿。從中進士至今，不上二三□年，就做到副憲，也算得是一帆風順了。是年這位做杭州府學的老師的老年伯，年紀已有七□多歲，甚是龍鐘得很。每逢書院月課點名，撫台見了他，必定問他高壽，還說：「像你這一把年紀，也可以回家享福了。」後來又叫本府傳出話來，叫他自己告病，免得等到年下甄別折內，對不住，就要送他的終了。因此這位老師兩手常常捏著一把汗。想要告病，無奈膝下有五個兒子，有兩個尚未成婚，□個女兒嫁掉四個，第五個今年也有三□多歲。如此兒女一大群，一告病就絕了指望。深悔當年不該養這許多兒女。倘若不告病，撫憲大人已經有過話，如不見機，將來名登白簡，更將此半世虛名，付諸東洋大海。想來想去，除了終日淌眼淚之外，無一良策。

（北闈：指在順天府（今北京）鄉試。）

正在為難的時候，卻不料老年侄放了本省欽差。欽差初到的時候，照例不得見客。好容易等到事完開門，又在轅門外伺候了七八天。巡捕官因為他只送得兩塊洋錢的門包，不肯替他去回，累得他托了多少人情，作了多少揖，方才上去回的。不料副欽差一見

手本，立刻叫請。見面之後，府老師戰戰兢兢的，照例磕頭打躬，還他的規矩。副欽差一旁還過禮，口稱老年伯。請老年伯上坐；自己並不敢對面相坐，卻坐在下面一張椅子上。言談之間，著實親熱，著實恭敬。後來提到近年宦況，府老師止不住兩淚交流，把撫台預先關照的話詳述一遍，總求欽差大人成全。副欽差聽了，甚是代為嘆息，立刻拍胸脯，說：「劉某人那裡，小侄去同他說，保老年伯無事。但是小侄替老年伯想，照此冷落一官，就是再做出幾年，也是無補於事。」府老師道：「這亦不過做到那裡說到那裡，以後的事何堪設想！」副欽差道：「老年伯且請寬心，容小侄慢慢的替你打個主意。」

府老師聽說，謝了又謝。副欽差又留他吃飯，叫他升冠寬衣。做老師的是一向吃豆腐把嘴吃淡的了，以為今天欽差留他吃飯，一定可以痛痛快快的飽餐一頓魚肉葷腥。誰知端上菜來，只有四碟兩碗：當中只有一碟韭菜炒肉絲，其餘全是素菜，心中大為失望。勉強吃罷，又閑談了幾句，方才告辭退去。副欽差還要一定請轎。府老師說：「體制所關，斷斷不敢！」副欽差說：「老年伯非他人可比。」一手拖著，等把轎子打進。先前不肯替他上來回的那個巡捕，這番見欽差如此把他看重，也和在那裡，幫著下轎帘，扶轎杠，弄得這老頭兒心神不定。直待轎子抬出大門，方才把心放下。

副欽差得空，便寫了一封信給劉中丞，替他緩頰。自然一說便允。後來又吹了個風聲在中丞耳朵裡，說：「這人本是個八股名家，可惜遭逢不偶，潦倒終身。現在兒女一大群，大半曾婚嫁。意思想要替他張羅幾千銀子。」中丞便把此意說給藩台，藩台又出來曉諭了眾人。次日一早，在官廳上，便是藩台居首，幫銀一百兩；臬台、運台，也各一百兩；以下也有七□的，也有五□的：不到一霎工夫，已湊了二千幾百兩。藩台又叫首府、首縣寫信出去，向外府、縣替他張羅，大約一二千金，易如反掌。議定之後，面回中丞。中丞自己又額外幫了二百兩。又吩咐司裡，某處書院今年年底如果換人，可以請他掌教。安排妥當，方才函復副欽差。欽差通知了老年伯。直把個老年伯喜的晚上睡不著覺。真正是老運亨通，轉禍為福，萬萬夢想不到之事。這個風聲傳播出來，大家曉得副欽差講究年誼，就有些人轉著灣子前來仰攀。有些的確確自與欽差同年，自然蒙另眼看待，還有些仗著叔伯兄弟的年誼，也來倚附，副欽差亦一概照應。其中又有一個窮知縣，是欽差嫡親同年，因為縱容家丁，私和人命，被都老爺順筆帶了一句，朝廷就叫這兩位欽差一同查辦。可憐他半世為官，清風兩袖，只因沒有銀兩孝敬，致被掛誤在內，大約至少也要得個革職處分。後首被他探得這個風聲，就去求見首府，托為斡旋。首府應允，就替他回過藩台，藩台趁便面求欽差。副欽差聽了這話，立刻翻出同年齒錄一看，果然不錯，滿口答應替他開脫。等到藩台退去，副欽差便同正欽差商量，意欲開除他的名字，隨便以「查無實據」四個字含混入奏。正欽差卻不過副欽差的情面，只得應允，吩咐司員敘稿將他情節減輕。這人感激自不必說。只苦了那些無錢無勢的人，只好靜等著參官罷職。雖是人生不平之事，事到其間，也說不得了。

同年齒錄：同一年中舉人、進士的名錄，按年齡大小為序排列。

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兩位欽差事完之後，條已多日。正待回京復命，卻不料中丞又被都老爺參了一本。他裡頭人緣本極平常，朝廷同他開心，就下了一道旨意，教他開缺來京，另候簡用，所遺巡撫一缺，即著副欽差暫行署理。有了電報，得信最早，合省官員齊赴行轅稟安叩賀。副欽差等部文遞到方才擇吉上任，劉中丞即於是日交卸。怕裡頭說他規避，不敢驟然告病，交卸次日，帶領家眷上船，用小輪船拖到上海，然後取道天津，遵旨北上。正欽差等副欽差接過印，他卻按照驛站大道回京復命。等到動身的那一天，署院率同兩司以及將軍、織造、學政等官，照例寄請聖安。文武官員，出境恭送。不在話下。單說署院接印的頭一天，便頒出朱諭一道，貼在官廳之內，上面寫的無非說：

「浙江吏治之壞，甲於天下。推原其故，實由於仕途之雜；仕途之雜，實由於捐納之繁。無論市井之夫，一子，朝輸白鏹，夕縮青綾；口未誦夫詩書，目不辨乎菽麥。其尤甚者，方倚官為孤注，儼有道以生財；民脂民膏，任情剝削。如此而欲澄清吏治，整飭官方，其可得乎！本署院蒞任伊始，首以嚴核捐職人員為急務；自候禮道以至通、同、州、縣，凡係捐納出身者，無論有缺無缺，有差無差，統限三個月逐一面加考試一次。取列高等，方許得差；倘係不通，定行撤委。其佐雜各官，則委正途出身之道、府代為考試，一律辦理」

各等語。次日又通飭各屬辦保甲，辦積穀。辦清訟。又傳諭巡捕官：嗣後凡遇年、節、生日，文武屬官來送禮的，一概不收。又傳諭兩首縣：從本署院起，以及各司、道衙門，都不許辦差，又傳諭各官道：

「吏治之壞，由於操守不廉；操守不廉，由於奢侈無度。今本署院力祛積弊，冀挽澆風，豁免辦差，永除供億。凡所屬官吏，有仍蹈故轍，以及有意逢迎，希圖嘗試者，一經察覺，白簡無情，勿謂言之不預也」云云。

各官看見，俱為咋舌。一日轅期，司、道上去稟見。只見署院穿的是灰色搭連布袍子，天青哈喇呢外褂，挂了一串木頭朝珠，補子雖是畫的，如今顏色也不大鮮明了，腳下一雙破靴，頭上一頂帽子，還是多年的老式，帽纓子都發了黃了。各官進去打躬歸坐。左右伺候的人，身上都是打補釘的。端上茶來，署院揭開蓋子一看，就罵茶房糟蹋茶葉，說道：「我怎樣囑咐過，每天只要一把茶葉，濃濃的泡上一碗，等到客來，先沖一碗開水，再鑲一點茶葉子，不就結了嗎。如今一碗茶要一把葉子，照這樣子，只怕喝茶就要喝窮了人家。真正豈有此理！」說罷，恨恨之聲，不絕於口。

（轅期：轅，官署的外門。轅期，指官吏接見屬員的日期。）

（補子：即補服，舊時官服的前胸，後背綴有用金線、彩絲繡成的各種圖案，是官員品級的徽識。）

這會上來稟見的各位道台，當中科甲出身的也有，捐班的也有，齊巧兩司都不是正途。署院便檢了一個翰林底子的候補道，同他講道：「孔夫子有句話，叫做『節用而愛人』。甚麼叫『節用』？就是說為人在世，不可浪費。又說道：『與其奢也寧儉。』可見這『儉朴』二字，最是人生之美德。沒有德行的人，是斷斷不肯省儉的，一天到晚，只講究穿的闊，吃的闊，於政事上毫不講究。試問他這些錢是從那裡來的呢？無非是敲剝百姓而來。所以這種人，他的存心竟同強盜一樣！兄弟從通籍到如今，不瞞老哥講，頂戴換過多次，一頂帽子，卻足足戴了三□多年。有天召見，皇上看見我的纓子舊了，就叫太監賞了我一挂纓子。我想皇上賞的東西，一定是御用的東西，臣下何敢僭用。過天召見，皇上問我為甚麼不戴，兄弟就把這個意思回了上去。皇上點點頭。等我下來，皇上就同軍機大臣賈中堂說道：『看不出某人，倒著實謹慎。』諸位想想看，《三國志》上諸葛先生，一生謹慎，兄弟是何等樣人，能擔當得這兩個字的考語！不過我們老太爺一生講究理學，兄弟是自小謹守庭訓，不敢亂走一步，如今一舉一動總還是老太爺的教訓。不過這些話同幾位讀過書的人去講，或者懂得一二。至於他們捐納諸公，只怕兄弟說破了嘴，他們還是不懂。」幾句話說的兩司及幾個捐班道台，臉上都一陣陣的紅起來。署院也覺著自己失言，便對兩司道：「兩位都是軍功出身，一直保舉到這個分位，所謂『簡在帝心』，同那捐班的到底要高一層。」這幾句更把那幾個捐班道台，羞的無地自容了！署院又說道：「不是兄弟瞧不起捐班，實實在在在叫我瞧不起的道理。譬如當窯姐的，張三出了銀子也好去嫖，李四出了銀子也好去嫖。以官而論：自從朝廷開了捐，張三有錢也好捐，李四有錢也好捐，誰有錢，誰就是個官。這個官，還不同窯姐兒一樣嗎？至於正途畢竟不同：不要管他文章怎樣好，學問怎樣深，他能夠下得場，中得舉，肚子裡總是通通兒的。舉人、進士，是不用說的了；就以五貢而論，那一個不是羊毛筆換得來的？捐班的何嘗吃過這種苦呢？」他只顧自己說得高興，不提防藩台插嘴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：屬員當中，亦很有些屢試不第，不得已才就這異途的。」署院曉得藩台這句話是駁他的，便打住話頭，不往底下再說。坐了一回，端茶送客。

（通籍：初做官。）

各位司、道下來之後，齊巧有兩個新到的候補道上來稟見。這兩個候補道，一個姓劉，是南京人。他父親從前做過關道，手裡著實有錢。他本是少爺出身，自小到大，各事不知，只知道鬧鬧，人家都叫他為劉大倖子。去年秦、晉賑捐案內，新過道班，入京引見，住在店裡，結交到一個朋友。這朋友姓黃，是揚州人。他祖上一直辦，也是很有銀錢。到他手裡，官興發作，一心一意的只想做官。沒有事在家裡，朝著幾個人還要「來啊來」的鬧官派。只因他好嫖，到京引見的時候，每日總要到相公下處溜一趟。他排行第三，因此就有他的一個相好替他起了一個諱名，尊他為黃三溜子。他同劉大倖子偏偏住在一店，一問又是同鄉、同班、同

省。黃三溜子大喜，次日便拿了「寅鄉愚弟」的帖子，到劉大侏子房間裡來拜會。劉大侏子也是最愛結交朋友的，便也來回拜。自此二人臭味相投，相與很厚。湊巧同天引見，同時領憑，便互相約好，同日起身。到得上海，兩個人住下爛玩子好幾個月，看看憑限已到，方才坐了小火輪來省稟到。

其時正值副欽差署院之始，他二人是約就約，一同上院稟見。一齊穿著簇新平金的蟒袍，平金補服，金珀朝珠，珊瑚記念。一個個都是捐現成的二品頂戴，大紅頂子，翡翠翎管，手指頭上翡翠搬指，金鋼鑽戒指，腰裡掛著打璜金表，金絲眼鏡袋，什麼漢玉件頭，滴裡答臘東西，著實帶得不少。兩人都是大爺身分，又是鴉片煙大癮，晚上不睡，早晨不起。這日總算趕了一個大早上院，一齊坐著簇新的綠呢大轎，前頭頂馬、紅傘，後頭跟班，好不榮耀。在他二人以為再要早沒有的了，誰知等到趕到院上，司、道已經上去。他二人便發脾氣，罵跟班的：「為什麼不早叫我們起來？」又嫌轎夫走得慢，回來一定拿片子送他們到仁和縣裡去打屁股。自從進了官廳，一直沒有住嘴的罵人。一家一個跟班，拿著水煙袋裝煙，左一袋，右一袋，吃個不了。又因外頭傳說，署院做官嚴厲，做屬員的常常要碰釘子，便又不時從袖筒裡拿出一張又像條陳又像說帖的一張紙頭，翻來復去的看，惟恐上頭問了下來無以回答。正在神志昏迷的時候，忽見巡捕官拿著手本邀他們上去。

當下劉大侏子在前，黃三溜子在後，一同進去。只因署院穿的朴素，都不當他是撫台。劉大侏子悄悄的問巡捕道：「大人下來沒有？」巡捕不便答話，朝上努嘴給他看。劉大侏子立刻跪下磕頭。黃三溜子站著不動。巡捕在旁做手勢，叫他一塊兒磕，省得署院重新還禮。無奈黃三溜子不懂，定要等劉大侏子起來他方才磕下去。署院心上已經不願意。等到行禮完畢，署院舉目一看，見他二人都是穿的簇新袍褂，手指頭上耀目晶光，也不曉得是些什麼東西，便知他二人是闊少出身。當下也不問話，先拿眼睛盯住他倆，從頭上直看到腳下，看來看去，看個不了。

劉大侏子究竟是宦家子弟，還曉得一點規矩，大人不問，不敢開口。黃三溜子急了，滿肚皮的想要搜尋出幾句話來應酬應酬大人才好，想了半天，熬不住，先開口道：「大人貴姓是傳，台甫沒有請教？」署院一聽他問這兩句話，便知道他是初出茅廬，不懂得甚麼，也不同他生氣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姓傳，我的號叫做理堂。你老哥一向在家裡做什麼的？」黃三溜子不提防署院有此一問，紅漲了臉，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，吱吱了好半天，一句說不出來。署院拿兩隻眼只是瞅緊了他，也不說別的。又過了半天，黃三溜子才說得一句：「職道家裡辦鹽。」署院道：「原來是位鹽商，失敬得很！」回過頭去，叫人拿個筆硯來。跟班的立刻送上。署院提筆在手，說道：「兄弟記性不好，說過的話要忘記的，請老兄替我記一記。」

黃三溜子是從來不會寫字的，一見這個，早嚇毛了，迸在那裡做聲不得。署院道：「不多幾個字：不過寫個名字，連著一個號，住在那裡，一向在家做什麼事情，就完了。」黃三溜子急的汗流滿面，又吱吱了半天，站起來回道：「職道在路上吹了點風，這兩天手上有毛病，不能拿筆。大人要寫，我們這位劉大哥，他的書法極好，他在京裡的時候，對子也都寫過。」劉大侏子見撫院要他寫字，便想賣弄自己的才學，於是提筆在手，先把自己練就的履歷上幾個字，寫得明明白白。署院看了，只有一個錯字，是二品頂戴的「戴」字，先定了一個「載」字，底下又加兩點，弄得「戴」不像「戴」，「載」不像「載」。

署院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劉大哥，你這雙靴子價錢倒不便宜，想是同紅頂子一塊兒捐得來的？」劉大侏子還不知道是自己寫錯，聽了這話，忙回道：「職道這靴子是在京裡內興隆定做的。齊巧那天領了部照出來，靴子剛剛亦是那天送到，所以同是一天換的。」署院聽了，哈哈一笑。隨手又托他「把黃大哥的履歷開開」。別的還好，後來寫到鹽商的「」字，寫了半天，竟寫不成個字了：「」字肚裡一個「」字，字當中是一個「×」，四「點」。他老人家忘記怎麼寫，左點又不是，右點又不是，一點點了□幾點，越點越不象。署院看了笑道：「黃大哥倒是個小白臉，你何苦替他裝出這許多麻子呢？」劉大侏子漲紅了臉，不敢則聲。一霎寫完，署院接過。因他二人煙氣冲天，無話可說，只得端茶送客。

等到署院把茶碗放下，劉大侏子曉得規矩，早已站了起來。不料黃三溜子依舊坐著不動，低聲對劉大侏子說道：「劉大哥，時候還早，再坐一回去。」劉大侏子不理他。後來見署院也站了起來，手下的人，一疊連聲的喊「送客」，他只得起身跟著出來。走上幾步，一定要回過身去推兩推，口稱：「請大人留步，大人送不敢當！」署院見他處處外行，便也不願意送他，走到半路上，把頭一點，進去了。他二人方才搖搖擺擺的退了下來。

劉大侏子看出今日撫台的氣色不好，心上不住的亂跳。黃三溜子不曉得，一定要拉他上館子吃飯，飯後又要逛西湖。劉大侏子道：「算了罷，我們回去過癮要緊。」黃三溜子無奈，只得一同趕到公館，吃過飯，過足癮，又困了一覺中覺，以補早晨之不足。等到醒來，便見管家來回：「藩台衙門裡盧師爺送一封緊要信來。」劉大侏子曉得這盧師爺名字叫盧維義，是他嫡堂娘舅，現在浙江藩幕充當錢穀老夫子。他今有信來，一定有關切之事。趕緊拆開一看，才曉得「今日下午，撫台因事傳見藩台，告訴藩台，說：『今天新到省的兩個試用道，一個劉某人，一個黃某人，一個是，一個是市井。本院看這兩個人不能做官』，意思想要出奏，把他二人咨回原籍。幸虧藩台再三的求情，說是監司大員總求大人格外賞他們個面子。撫台聽了無話。雖無後命，尚不知以後如何辦法。望老賢甥趕緊設法挽回為要」云云。劉大侏子看了，甚是著急。黃三溜子不認得字，還不曉得信上說些甚麼。後來劉大侏子一五一□的統通告訴了他，才把他急得抓耳搔腮，走頭無路。劉大侏子此時也顧不得他，自己坐了轎子去找娘舅，托他轉求藩台設法。

黃三溜子雖然有錢，但是官場上並無熟人，只好把他一向存放銀子，有往來的裕記票號裡二掌櫃的請了來，和他商議，請他畫策。二掌櫃的道：「這事情幸虧觀察請教到做晚的，做晚的早留好一條門路，預備替你去走。」黃三溜子忙問：「有什麼門路？」二掌櫃的道：「現在的這位中丞，面子上雖然清廉，骨底子也是個見錢眼開的人。前個月裡放欽差下來，都是小號一家經手，替他匯進京的足有五□多萬。後來奉旨署任，又把銀子追轉來，現在存在小號裡。為今之計，觀察能夠潑出頭兩萬銀子，做晚的替你去打點打點，大約可保無事。」黃三溜子道：「太多太多！我捐這個官還不消這許多。」二掌櫃的道：「少了人家不在眼裡，就是多送，而且還不好公然送去，他是個清廉的人，肯落這個要錢的名氣嗎？」黃三溜子道：「就依了你，你有什麼法子？」二掌櫃的想了一回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湊巧他有一個姨太太，一個少爺，明天可到。等到了的時候，你化上一萬銀子，我替你打兩張票子，每張五千，用紅封套裝好，一張送少爺，一張送姨太太。送姨太太的簽條上寫『陪敬』，送少爺的簽條上寫『文儀』。現在北京城裡，官場孝敬，大行大市都是如此，我們就照著他辦。昨日上海《新聞報》上的明明白白，是不會錯的。」

黃三溜子想來想去，別無他法，只好依著他辦。二掌櫃的道：「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當。旁邊若有人幫襯，敲敲邊鼓，用一個錢可得兩錢之益。倒是送這一萬銀子的門包，少了拿不出去，總得五千起碼。」黃三溜子嫌多。爭來爭去，爭到三千。二掌櫃的去後，到了次日，打聽署院姨太太、少爺進了衙門，他便拿了銀票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打到得常到號裡來替署院存銀子的那個心腹，托他把銀票遞進。果然賞收。當天便傳出話來，叫他明日穿了極破極舊的袍套再來上衙門，一定還有好消息。二掌櫃的出來告訴了黃三溜子。

黃三溜子非常之喜。但是自己一向是闊慣的，一套新衣裳穿不滿一季就要賞管家的，如今指明要極舊的，那裡去找。當差的勸他到估衣鋪裡去挑選。黃三溜子道：「估衣鋪裡賣的衣服，是我們這種人穿得的嗎？」後來又跑到裕記請教二掌櫃的。二掌櫃的道：「上頭吩咐越舊越好，觀察萬萬不可拘泥。如嫌買的衣服齷齪，做晚的倒有一身可以奉借。」黃三溜子道：「必不得已，還是借你的穿穿罷。」二掌櫃的道：「我這副行頭還是我們先祖創的，一年到頭，拜年敬財神，朋友家吃喜酒，衙門裡有什麼應酬，用著他的地方很不少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開箱子取了出來。又自己爬到廚頂上拿帽盒，房門背後掛著一雙靴，亦一同拿了出來。黃三溜子一看，比起署院身上穿的戴的還要破舊，見了心上膩煩，不住的皺眉頭。二掌櫃的道：「觀察穿了這個上去，恭喜之後，非但要你賠還做晚的一身新的，而且還要好好的敲你一個竹杠。」黃三溜子道：「做副把袍套算得甚麼！只要我有差使，你一年四季都穿我的也有限。」說完，便叫當差的把靴、帽、袍套包了一包，拿著跟了回去。回到自己公館，連忙找一個裁縫釘補子；但是補子一

時找不到舊的，只好仍把簇新平金的釘了上去。管家幫著換頂珠，裝花翎。偏偏頂樁又斷了，虧得裁縫現成，立刻拿紅絲線連了兩針。翡翠翎管不敢用，就把管家的一個料煙嘴子當作翎管，安了上去。

收拾停當，齊巧劉大侉子回來。黃三溜子趕著問他：「事情怎麼樣了？怎麼一去三天，也不回來吃飯，也不回來睡覺？這兩天是住在那裡的？」劉大侉子道：「住在家母舅那裡。兄弟的事情，藩台已允幫忙，大約可以挽回。但是藩台再三叮囑，叫我們不要穿新衣裳去稟見，所以我就把我們家母舅的袍套借了回來，明日穿著上院。」又問黃三溜子事情如何。黃三溜子只說事已托人代為吹噓，但把行賄的話瞞住不提。一宵易過，次日天明，二人都換了舊衣裳上院稟見。欲知此番署院見面後如何情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